夜读偶记

抟土造出命运的群像

读刘鹏旋《黄桥镇民》

| 庞余亮 文 |

古镇黄桥很有名，比如岳飞抗金的黄桥，比如丁文江和丁西林的黄桥，比如鱼水情深的烧饼的黄桥。

但有个黄桥赤子，他一直在书写他眼中心中的黄桥，或者叫做另一个版本的黄桥。

他在黄桥出生、成长、奋斗，几乎把一辈子的心血全部浇灌在黄桥了，当然，黄桥镇同样以古镇特有的方式浇灌了他。

是的，我们和衣胞之地间的关系就是彼此浇灌，彼此辉映。

这人名叫刘鹏旋。

应该称之为作家刘鹏旋。

他的确称得上作家这个称号，他用他坚实的文字“睁”开了属于每个人的第三只眼睛。

每一个都有第三只眼睛，但很多人的第三只眼睛一直是闭着的，没有睁开的。偏偏他睁开了，他看到了，就像鲁迅先生看到了鲁镇上空的宿命云图。

黄桥的刘鹏旋看到了一群黄桥的镇民。

也可以称之为中国镇民。

镇民是刘鹏旋的命名。这是区别于农民和市民的镇民，也是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镇民。

镇民是小镇上的人民。他们不像农民，最底层的农民很辛劳，但他们有萌芽，有开花，有结果，在扁担和耕种之间，还是有那乡村春风与田野秋阳的犒劳。

市民也辛劳，但比起镇民，多了城市给予的机会，许多活命的机会，也有更多走得通的途径。

但镇民不一样，他们拥挤在小镇里，没有土地，没有四季，也没有十里洋场，一睁眼就是“活着”这个考题。

每一寸光阴都是“活着”这个考题。

有人俯身。
有人眺望。
有人挣扎。
有人彷徨。
有人徘徊。

没有补偿机制的生存，没有喘息广场的生存，反正，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只要来到黄桥这个苏中古镇上，每个人都要吃喝拉撒睡，每个人都要生老病死。

孙奶奶与她儿子扣官的故事，修照片的云儿的故事，开汽车吊的乐乐的故事，庆芝叔与他的自行车走贩卖之路的故事。

泪水是咬着牙的泪水；泪水是黑夜里捂嘴巴痛哭的泪水。镇民也是百家姓，镇民也是有千万种人生的。命的继续，运的纬线。每一个都逃不脱。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这些属于土基部分的镇民，是作家的邻居、朋友、亲人，更是创作的矿藏。

忠庆与扒手的故事拍一个电影，大虎儿与黄桥布厂的故事就是一部传奇，还有曹文俊与少年武术的故事，网儿哥炒米哥缝麻袋的故事，闲人陈大怀卖瓦灰的故事，大善人般何冬生血子组的故事，菩萨一般姜宝生医生的故事。

咸的、苦的、辣的、酸的、甜的，还有说不出的五味俱全的众镇民的人生，全部被刘鹏旋写出来了。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葬埋。

这是臧克家先生的《三代》，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三代》，更是镇民们的《三代》。小镇上好像没有土，但每个日子都被镇民们嚼出了土的味道。

被众多的镇民的脚后跟磨得更加细微，更加苦楚的尘土。

但是镇民们从不妥协，他们还活着，活在这个令人绝望又充满希望的世界上，也活在了刘鹏旋的笔下。

刘鹏旋心田的中央，是他的母亲何玉英。

一个小个子，坚韧的，永远清醒又永不言败的镇民。

这是黄桥镇民的楷模，也是儿子的楷模。也正因为这样的楷模，刘鹏旋完成了一部黄桥百姓传的大著作。

他像那个抟土成人的女娲一样，把被众多的镇民的脚后跟磨得更加细微更加苦楚的尘土一一收集起来，抟土造出命运的群像。

——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所在。

《黄桥镇民》，刘鹏旋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读书人语

书读为大

| 丁一 文 |

手头上有十几册不同版本的《大学语文》，其中一册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读书时，由华东师范大学文研所所长徐中玉先生主编、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作序的老版本，该教科书先后加印过10次。其他各高校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为我10年来执教时所用，各版本《大学语文》在体例上均有所不同，但前几部分先秦及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文学介绍比较统一，现当代和外国文学则各有侧重。

《大学语文》是大学公共基础课程之一，8个学分，我读之几乎把书翻烂，课本读破后无法再读，又买了一本。没想到退休初年，被江南影视艺术学院聘为该校图书馆馆长，兼执教《大学语文》，曾犹豫怕讲得夹生，再一念借此机会巩固以往所学不是好事吗？那年8月初在网上购了一册教材预习，每一课都译出古文，找出课文中的通假字及生僻冷字，直到把掌故、出处、注释和历史背景都弄顺了，站在三尺讲台前也就有了底气，可以一口气讲上4节课，下课后连自己也不太相信，我这样的年龄还能站着讲半天吗？虽在年轻时曾在交通技校（现为交通技师学院）执教专业课程10多年，如今仍然像新教师上岗，开课前都会打印出数万字备课笔记，做好PPT，在学生面前不敢有半点懈怠。

从甫登三尺讲台到现在，近半个世纪过去，鬓生华发，始终认为要对三尺讲台有敬畏之心，要对在校读书的青年学子有惜才之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些教条应当作座右铭来供奉、敬畏。孔子在《论语·第十六章·季氏篇》中写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我只是个“困而学之，又其次也”的人，因此，只有把书读烂了，读成了兴趣，甚至读成了信仰与宗教，才能追得上人生。

我的两位堂弟，小叔给他们取名为克勤、克俭，其意不言而喻。小叔曾在海宁的一所中学执教高三语文及体育，一生笔耕不辍，每年都寄来勉励我读书的信函，我走上文学小道，颇受影响。小叔古文底子厚，写过不少旧诗和随笔，受家庭背景及职业之累，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吃了不少苦，竟无辜坐了近3年土牢。二叔在沪医界小有收获，吾束发前曾小住申城受叔母照料，二叔见我对书桌上的人体模型好奇，便给我讲解人体部位及功能，虽听不懂心里却明白，治病救人要学这些道理。早年二叔因过往一些不当“言论”避难无锡，那时学校停课，二叔让我每天读由清代汪昂撰写的医方《汤头歌诀》，学望闻问切要义、医疗器械消毒、打针以及针灸等基础医术，下乡后成了半个郎中。1958年南京航空学院建校初年，家父亦曾赴该校工作，当时大多专业属国家机密，后来家父被打成牛鬼蛇神，惨遭非人之辱受尽折磨，也没透露过任何信息，唯留下未被抄去的一些线装古籍，一部被家父翻烂、写满蝇头眉批的竖版繁体字典被我珍藏。继续求学时，年过七旬的学界泰斗徐中玉先生还在挂单开课，舌耕笔耘；一代宗师，同为华东师范大学学人钱谷融先生，讲课时声若洪钟。曾几次欲求徐老先生为我的拙著、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情感世界的探索》作序，终因胆怯未能开得出口。后请中国散文诗学会名誉会长、福建省作协主席郭风先生作序，该序发在《解放日报》“读书周刊”上。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人生。编纂过《战国策》的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史记》述者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淫刑，狱中仍夜以继日奋笔疾书，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古有悬梁刺股之读书人，天资不够勤能补拙，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自己的角色中一板一眼地领跑文明进程，击穿人心把人的魂勾出来。用尽真情去读写每一天，多好。

上架新书

《文学的深意》 谢有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69元

谢有顺说，“写作变革的大方向应该是道德勇气的确立和理想信念的重铸，写作的最终成果是创造人格、更新生命。有必要重申，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在《文学的深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格力量的辉光。

《维吉尔之死》 [奥地利]赫尔曼·布洛赫 著 译林出版社 88元

赫尔曼·布洛赫（1886—1951），奥地利作家，与卡夫卡并列的20世纪中欧伟大文学家。1945年，经过前后八年五稿，终于出版其最重要代表作《维吉尔之死》。1950年，任教于耶鲁大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51年去世。另著有《梦游人》《无罪者》《着魔》《未知量》等。

《陪父母老去》 解玉军 著 商务印书馆 58元

这本书记录了作者母亲从生病到离世的整个过程。作者用近似日记的形式，写下了从父母生病住院，到进入养老院的过程，进而度过了一段安静与平和的时光。之后波澜再起，有母亲的帕金森病加重到逐渐失能，以及离世前子女的抉择和纠结。

《中国和生哲学》 钱耕森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88元

“和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与主脉，体现了中国哲学固有的精神内涵。“中国和生哲学”揭示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富有民族、时代和世界精神的新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